



阿珏点映 第一时间看外片

王文珏

【关键词】 麦道夫世纪骗局 老影帝德尼罗主演

近日,《雨人》老导演的新片《欺诈圣手》斩获美国评论家选择奖最佳电视电影奖。这个故事把许多美国人不愿面对的世纪骗局,“麦道夫庞氏骗局案”,以独特的讲述,带回公众视野。很多美国人认为这场欺诈对于人心的摧毁,无异于一场金融9·11。作为证券业“里程碑”式的人物,麦道夫发家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参与创建电脑交易系统,并一度担任纳斯达克主席。“人人都想把钱交给麦道夫”——这是华尔街的评价。由他经营的基金,每年高达10%的利润,即使在金融风暴初期,麦道夫仍强势宣布,至少4%—5%返利。他成了一座平安岛,很多人毕生的收入,养老钱,无数的银行,都把钱放在这个“比银行还安全”的地方。

2008年底,多家公司迫于现金压力开始赎回本金,麦道夫接连兑付70多亿美元后,再也无力支撑。他把两个不知情的儿子叫到身边:“我完了,这一切其实是一个谎言。”

《欺诈圣手》选择的一幕,就是这个时刻——崩塌。儿子们目瞪口呆,心目中的偶像,一直以来为谁能继承事业而争斗的一切,都是泡影——泡影也比不上,这分明是个无底黑洞。

FBI很快到来。人们惊讶地发现,真正的基金运作系统,从不允许外人进入的17楼,其实空无一物。只有几个核心幕僚忙着做账平账,不停将资金拆东墙补西墙。650亿美元的金钱帝国,从空中生有,又在空中蒸发,无数人生活毁于一旦。堂而皇之,却无人识破,一场多么惊人的灯下黑。

二十多年来,麦道夫一直强势地维持着自己的经营原则——钱给我,你就别再问。高冷低调,从不叫卖自己的基金,这可不是你想想就能投的,儿几百万身家的起步价,足够优秀,甚至要做够一定慈善。谁能投资他的基金,甚至成为上流社会身份。二十多年,麦道夫还惊人地保持某种清醒——绝不让妻子和儿子了解实

情,也不让他们参与经营,以备一朝不测,家人能脱身。

老影帝德尼罗奉上了进入老年以来,最精彩的演出。他以一种毫不显露狡猾凶残的朴实、沉重、冷静,展现了欺诈者惊人的心理建设。不见一丝一毫张狂,或者疯狂,无数巨大的矛盾严丝缝地凝结在身上,甚至不断被赎回,资金窒息的当口,麦道夫仍敢用一场心理大戏,做足矜持的拒绝、抬高价码,引诱不明真相的新富豪用家财加码,进入基金。这些汗毛倒竖的瞬间,让一个极端案例,浓缩起金钱世界的峭壁悬崖。

透过影片,人们最大的感受不是看穿了“骗”,而是看到了“执”。江湖小骗是撒谎圆谎,脚底抹油,麦道夫的惊天巨骗,是一种深谙世人深层心理,玩弄于股掌,同时内心有一种近乎封闭的偏执,一种强大的利己心理建设。法庭上,他毫不犹豫地认罪,但内心,始终不认为自己做错——人太贪婪,我早说过不要把一半以上身家交给我;如果不是这场金融危机,我能一直维持下去;美国政府在内乱里,他们不过是希望有个新替罪羊出来……甚至对家人,他只为精心设定的“隔离保护”不被理解同情,感到失落。

故事就这样一边将案件的钢丝抛向天际,恐惧、压力、惊悚如天边炸雷,滚滚而来,一边让麦道夫以沉默、自若,平静以对。人们一边感受一望无际的深渊,一边打量着某种人性里的黑洞。一直到小儿子吊自尽,大儿子癌症去世,妻子离开,自己身背150年监牢,德尼罗演绎下的麦道夫,也不见一滴眼泪。他只让自己的眼睛尽可能藏在黑暗里,没有焦点地看向远方。

影片并不试图告诉人们麦道夫是怎么骗的——当真相大白,其实一切很简单,简单到荒谬。导演巴瑞·莱文森,老来讲故事的方式,是一种重到无锋,他没有采用任何一个受害人的故事和控诉,只硬硬地用镜头追着欺诈者,把所有心理一层层剥落在世间。你可以透过这个极端案例看到制度的缺陷,看到心的深渊,以及当一个金钱世界铁了心往利益走时,所有被忽略掉的一切。

1月27日,香港,文咏珊亮相慈善活动。

CFP 供图



齐鲁文化英才

张宗斌: 潜心致学勤耕耘 桃李蹊下乐经纶



李星刚

步履稳健,言谈风趣,有时在学术会议上旁征博引,侃侃而谈;有时在路上与老师们边走边讨论着最新的研究动态,有时在课堂上穿插着幽默的经济故事,引得全场掌声……山东大学张宗斌教授似乎并不像平面刻板的学者,他的生活,离不开忙碌与笑声。正是这忙碌与笑声,陪伴着他数十年的科研和教学生涯,也无声地感染和带动着同事和学子们。

张宗斌师从著名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宋涛先生攻读理论经济学博士,为学术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勇于探求真理,关注国家命运是他秉性师长的优秀品质。张宗斌善于接受、捕捉和思考新事物,他从不缺乏研究灵感与热情,从经济现象出发,陆续提出“内债非债理论”“收入就业论”“人本主体新产权理论”“东亚经济发展的新双头列车论”等学术观点,广受同行和社会认可,获山东省高校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1项,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等省级奖4项,在《世界经济》《世界经济》《世界经济与政治》等知名刊物上发表近百篇学术论文。

累累硕果并没有使张宗斌止步不前,而是给予了他更多动力带着微笑继续前行。经济学是与国计民生关系最为密切的社会科学之一,经济学家的观点必须对社会负责,这是张宗斌从事研究的信条。近年来他主攻国际投资研究,提出“大规模对外投资论”,并撰写《日本大规模对外直接投资的经验教训及借鉴研究》等系列论著,中国人民大学高德步教授为该书撰写书评,认为这是研究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创新性力作。张宗斌关注到期货行业发展迅猛,人才紧缺的现状,主持项目《高校期货类人才培养模式和专业创新发展研究》被列为山东省重点教改项目,提出的校、企、研、协会人才合作培养模式得到中国期货业协会专家认可。

张宗斌时常忙碌着参与到学生们的生活中:新生入学,他每年都准时出现在迎新和家长见面会现场,鼓励学生“没有被淘汰的专业,只有被淘汰的知识”;第一堂课,他为研究生讲授论文写作和研究方法,为本科生讲授国内外经济形势,赠送经济学名著,培养大家对经济学的兴趣;学期之中,他频繁邀请国内外知名学者来校讲座,开拓师生学术视野;课外活动,他积极带领学生参加各类调研、会议,引导大家在实践中积累论文素材;科研之余,他远赴欧洲、北美高校洽谈合作,竭尽所能为学生们搭建交流平台;除此以外,他还悄悄坚持做着一件事情,研究论文发表资金不足,他自掏腰包补上;本科贫困学生家庭负担重,他每年专门拿出定期资助。就是这样一位可敬、可亲又不至于可爱的院长,在经济学院,学生们都愿意和他交流,甚至因为没有架子,很多学生一度认为他只是普通教师。“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从教近30年,张宗斌一直是忙碌而快乐的园丁。

春播桃李三千圃,秋来硕果满神州。张宗斌在1997年、2011年分别遴选为研究生导师,博士生导师,目前已指导培养硕士、博士90余人,获评山东大学第一届研究生优秀指导教师,还多次被评为优秀教师、师德标兵等,近几年又担任山东省重点学科——世界经济科学带头人,山东省名校工程重点建设专业——国际贸易专业带头人,他指导的本科生,研究生论文10余篇获省级、校级优秀论文。

玩转高科技 5G通信将迎奥运首秀

陆睿

距离2018年平昌冬奥会正式拉开帷幕仅剩下半个月的时间,各个场馆设施进入最后的调试阶段。本届平昌冬奥会有五大目标,分别是“文化奥运会”“和平奥运会”“环境奥运会”“经济奥运会”和“ICT奥运会”。

其中,信息通信技术(ICT)作为平昌冬奥会力推的重头戏,在本届奥运会将主要涵盖五大方面内容:5G移动通信、人工智能、物联网、超高清电视直播和虚拟现实(VR)。本届冬奥会将通过这些高新技术,给观众带来前所未有的视听感受。

5G技术史上首次亮相奥运会

值得一提的是,这将在奥运会历史上首次引进5G通信网络。5G移动通信是比目前普遍使用的LTE技术快20倍以上的通信网络,具有高速度、低时延、高连通性、大容量等特点。

平昌冬奥会官方通信合作伙伴、韩国KT公

司冬奥会技术负责人介绍,平昌冬奥会使用的5G通信将主要应用于三个方面,分别是Sync View(同步视角)、Omni Point View(全景视角)和Time Slice(时间切片)。冬奥会期间,观众可以前往主要场馆周围的5G体验区,使用那里提供的5G终端设备进行体验。

“同步视角”让观众仿佛置身赛场,从运动员的第一视角来观看赛事直播。在有舵雪橇比赛中,所有雪橇前端都装有迷你摄像头,让远在赛场之外的观众也能获得置身雪橇内亲历比赛的感觉。赛场上雪橇最高时速可达140公里/小时,使用高速5G网络让连续、流畅的视觉体验成为可能。

“全景视角”则是在越野滑雪赛道安装多个摄像机,每位参赛选手身上携带一枚芯片,使得比赛全程能够随时跟踪任一选手的位置,切换该选手的环境画面。而“时间切片”主要应用于短道速滑和花样滑冰项目。赛场四周设有多个摄像机,可以对选手每时每刻的动作进行360度的切割、回放。

大部分赛事将实现UHD超高清直播

据了解,本次冬奥会的部分赛事和开闭幕式都将采用UHD超高清国际信号直播,其中包括花样滑冰、短道速滑、冰壶、冰球、跳台滑雪等项目。早在2014年索契冬奥会就进行了开闭幕式超高清直播,之后的里约奥运会也进行了数个项目的超高清直播,但尝试大部分赛事进行超高清直播,平昌冬奥会还是头一次。

全球范围来看,超高清电视的普及率仅占10%左右,但因此放弃对新技术的追求。高清(HD)电视从最早出现到发展成熟经历了近10年时间,按这个速度推测,超高清电视或在2020年至2024年进入成熟阶段。

UHD超高清电视的分辨率为3840×2160,呈现出的像素是全高清(FULL HD)电视的4倍,能够带来更清晰鲜明的画质和更自然真实的效果。在体育赛事转播上使用这一技术,无疑能给观众带来更逼真的视觉体验和身临其境的感受。

体验活动与虚拟现实技术结合

事实上,平昌冬奥会不仅在赛事方面融入了尖端的ICT技术,还在赛事期间的各种文化体验活动中实现了与高新技术的结合。记者近日走访了位于平昌的ICT奥运会体验馆和大关岭5G信息化村,切身感受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人工智能与冬奥会赛场外各种文化娱乐的融合。

ICT平昌冬奥会体验馆位于平昌冬奥会及冬残奥会主会场旁,在这里可以体验各种与冬奥会赛事相关的信息通信技术。游客只需在入场时佩戴一条能提前录入个人信息的带电子芯片的手环,就能在这里进行各种与冬奥会项目相关的AR和VR游戏体验。

其中,人气颇高的项目包括“虚拟现实过山车”和“虚拟现实有舵雪橇”等。游客坐上模拟有舵雪橇,戴上VR眼镜,就能像奥运选手一样在虚拟赛道上尽情驰骋,享受模拟冰雪运动带来的乐趣。(据新华社韩国平昌1月27日电)

连载

电话:(0531)85193407 Email:l iujun@dzwww.com

福尔摩斯新故事——

上锁的房间

【美】劳拉·金

11 山丘上的这方天地,也许该有护城河环绕,摆上“平民勿扰”的标识。从这里出发,银行经理的司机可以将老板送到金融区后再准点返回,接着老板太太去市中心赴午宴,简直轻而易举。这里没有精力旺盛、混世魔王般的孩子,也没有半夜纵饮狂欢的人吵嚷着抄近路回家。

这里连空气都像斥了重金,舒爽而又清新。我抬起头,看着对面那栋房屋,嘴角轻扬,这是一栋砖结构建筑,共有两层,看上去低调而宏伟。脚下突然失控,我差点摔个脸着地。

我看到,离街道很远的一段红砖墙壁和曾经雪白的树篱,如今几乎被疯长的藤蔓和花园里同样肆无忌惮的树丛掩盖了。灰色的花园石墙将树丛和人行道隔开,但达不到应有的长度,石缝也需要重新填补。旁边,一整套考究的铁门挡在宅院车道上,而一扇稍小一点的门则拦在步道入口。两扇门都缠着沉重的铁链,挂着结实的挂锁。人行道上那条铁链,由于没有挂环,直接焊到了门上——也正是这个门扣,在当年弟弟奔跑着摔倒时,划破了他的头皮。房子的外形我绝对不会认错——我的双脚将我带到了家。天渐渐暗了下去,我不知道自己究

竟站了多久。我只知道,当一只手掌上我的肩膀,吓得我差点丢了魂时,天基本已经黑了。我转过身,面前站着一位高高瘦瘦、灰色头发的男子,轮廓清晰,一双灰色的眼睛更是犀利。我吁出一口气,打算自卫的手臂落回身侧。

“罗素,我站在你身后清了好几分钟的嗓子,是你心神不定。” “你说就是吧。”我一脸严肃。

“我可以认为这里就是你的家吗?”我转回去,再次凝望这栋建筑,渐渐新地,它不再只是矗立在这里的建筑物轮廓。“我绞尽脑汁也说不清楚自己的家在哪儿,但我的双脚却知道。一抬头,它就在这儿了。”

“想进去吗?” “我没有钥匙。”我心不在焉地说道,然后突然停住,“没有钥匙也阻止不了你啊。但是说实话,你的开锁技术遇到生锈的挂锁也照样碰钉子吧。”

“但是,翻墙很容易。请吧。”说着,他弯下身子,双手交叠,为我准备了好踏板。我目测了一下石墙高度,实际上不到五英尺,虽然在我记忆里很高——那是小时候的记忆,我提醒自己。墙上没有设置玻璃窗或电线,当然,荒草丛生的花园前面也不会有摄像

头。我一只脚脚尖踩着福尔摩斯的手,手撑住他的肩膀爬上墙,翻了过去,长筒袜几乎一丝未损。福尔摩斯随即也翻了进来,他拍了拍裤子,未见尘土。

园中荒草高及膝盖,人行道没入其中。离门五英尺处有一条小路,两侧的灌木枝丫争先恐后地挤到中间,完全掩盖了路的踪迹。但是车道还能走,于是我们侧着身子蹭着墙壁挪了过去,顺着缝隙间填满杂草的鹅卵石路摸索着向屋子走去。

路灯亮起,借着光,这里的排水管,那边起皮的装饰映入眼帘。透过污迹斑斑的一楼窗户,还能瞥到窗帘的衬布。

我们沿障碍最少的小路走着,至少开始比较好走,然后继续沿着房子一侧的车道前行。这边同样窗户紧闭,看不到任何东西,与邻居家相邻的那堵墙的墙脚,玫瑰花丛早不见了往日的规整,变成了灌木丛,长满刺的利爪伸向我们的衣服。

车道一直延伸到房子背面的一个车库,父亲原来会将车停在这里。福尔摩斯走上前,踮起脚,往高高的窗洞里探了探,然后走开了。“里面什么都没有。”他说。里面当然空空无一物,父亲的最后一辆车冲下悬崖爆炸了,当时油箱刚刚加满了油。

15 说来有趣,虽然我和吴缘都是杭州人,却是由远在深圳的龙越基金会负责人孙春龙介绍认识的;同时,我和黎黎阳虽然都是嵯州崇仁的裘氏后代,却是经吴缘介绍才认识的。因为无论是孙春龙,吴缘,还是黎黎阳,他们都是关爱抗战老兵的志愿者,为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了一起。孙春龙告诉我,吴缘很值得采访,他的父亲很值得写。他的四伯和父亲,都是抗日战争中的英雄。

我一下子被吸引了,于是约见吴缘。吴缘个子高大,肤色微黑,说一口地道的杭州话。虽然祖籍福建,却比我这个土生土长的浙江人,他穿了一身迷彩服,戴着一顶有“飞虎队”标志的帽子,谈话过程中不断接听电话,全部是关于抗战老兵的事。就在我们会面的第二天他就前往绍兴,和其他志愿者一起去看望抗战老兵了。他现在的每一天,所做的事都与此相关。你若跟着他走,可以见到许多抗战老英雄。

我见他像个起起武夫,熟知抗战史,又如此热爱老兵,就问,你当过兵?他说没有当过。又叹了一口气:我这样的人,怎么可能当兵?我瞬间懊恼。因为此前我已看过一些他们家的资料,知道他父亲曾坐牢二十年,父亲母亲是在监狱结婚的,他和哥哥就是典型的“小萝卜头”,从小在监狱

有些人,生命以必须的方式存在——

第九次在天堂

裘山山

的环境里长大。他不仅不能当兵,连一份像样的工作都很难找。前几十年里做过这样和那样的职业,都只是养家糊口而已。不过现如今,近年花甲的吴缘,反倒开启了他此生最好的事业——公益事业。

我前来说,吴缘的事业就是找人,其实这份事业,是从他家里开始的:他先是帮父亲找人,找救命恩人,然后又帮他的堂兄找人,找堂兄父亲的遗骸。与此同时,他开始了更广泛的寻找,为我们这个民族,寻找幸存的抗战老兵,寻找远去的英灵。

十年前的2005年,某一天,杭州一条小街上,一位骑自行车的老人被一辆吉普车撞倒了,老人刚从图书馆出来准备回家。开车的小伙子万分紧张,下车扶起老人,问他有没有受伤?老人摆摆手说:没事,你走吧。小伙子忐忑不安地留下了自己的姓名和电话,走了。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他撞到的这位老人已有八十七岁;老人爬起来拍拍身上的灰,推上自行车回家。大街上依然车流滚滚人头攒动,谁也没注意到这个极为普通的个子略微有些高的老人。

几天后,老人忽然在家中昏倒,被送往医院,一查,原来是那天摔倒后颅内一直在出血,由此导致中风。因为老人身体好,所以扛了那么多天才出状况。在医院住了半个多月后,老人出院了,但身体状

况却大不如前,行动变得很迟缓。家人不准他再骑自行车,甚至不准他单独外出。毕竟,他已经八十七岁高龄了。一个八十七岁的老人自己骑自行车去图书馆,恐怕全世界也找不出几个,真算得上奇人。而老人真正被称为奇人,还不是因为这个,是因为他充满传奇的一生:他曾是一名飞行英雄,在抗日战争中驾机飞行八百多个小时,与日军浴血奋战。他驾驶的战斗机曾三次被日军击落,三次身负重伤死里逃生。他曾亲历日军投降仪式,见证了抗日战争取得最终胜利的伟大时刻!同时,他又是一位历经磨难,在牢狱中度过二十年生涯的老人,出狱后靠三轮养活家人。曾经一度,网上盛传一张照片,我也见到过,一位老人蹬着一辆装满货物的三轮车,说明文字是:最后一名飞虎队员靠三轮维生。他就是吴缘的父亲,吴其韬。吴缘首先告诉我,父亲名字里那个“韬”读“瑶”。很多人都认识(包括我)。他本名吴其瑶,少年时觉得此“瑶”过于女性化,遂自己改为“韬”。我好奇地查了一下字典,发现“韬”就是车的意思,而且是开道车。不知是不是因为这一改,将他的命运一并改了?吴其韬一辈子与“车”相连:前半生驾空中战车,激战蓝天;后半生蹬三轮车,穿梭街巷。